

食柑

宋 苏轼

坐客殷勤为收子，千奴一掬奈吾贫。

清泉菽菽先流齿，香雾霏霏欲噀人。

一双罗帕未分珍，林下先尝愧逐臣。  
送李方水掌教临皋

波罗蜜

海外硕果落琼筵



波罗蜜。 (陈永锵)

王佐诗作中所见土产不少，但大多是日常可见的，如椰子、槟榔等，可见明代之时波罗蜜在海南已经分布很广，传入时间应该也不短，而且当时的海南人对波罗蜜的吃法发掘得也很全面，王佐另一首诗为证：

《波罗蜜》(节选)  
霜刀分黄金，入口来聚首。

老稚各满量，弃核收斗升。

灌香炒其核，比栗犹可口。

下患食饴美，以思养黄耆。

“霜刀分黄金，入口来聚首。”这一句的描写形象生动，这也是一般波罗蜜的吃法。“灌香炒其核，比栗犹可口。”将波罗蜜的核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炒，其味道比炒栗子还要可口。

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，临高地区的波罗蜜因品质优良，常常作为贡品进献京城，但因劳民伤财，明英宗即位后随即禁止。

南宋诗人方信孺在《波罗蜜果》一诗中写道：

累累圆实大如瓜，想见移根博望槎。

三百余篇谁识此，世间宁复有张华。

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曾封博望侯，“博望槎”则指传说中张骞至天宫所乘的舟楫，这里是将波罗蜜传入中国的根源追溯到张骞。《隋书·南蛮传》最早记载了波罗蜜，所以波罗蜜不一定是张骞所处时代传入，但张骞的“凿空”之举无疑为原产于印度等地的水果传入奠定了基础。

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记载，唐代鉴真和尚第5次东渡日本，遇台风漂流到振州(今三亚)，获救后，从本岛南端振州取道到岛北，途中见到过波罗蜜，“彼处珍异口味……又有波罗捺树，(果)大如冬瓜，树似棕榈。”这里的波罗捺树即波罗蜜树。

苏轼改称海漆

(注：桃金娘古代称捻子，曾被教唆诸生酌椰酒，遂涂布地引儿啜。)

一官虽远未为贫，海漆花开岛上春。  
明 何绛

龙眼。(方君璧)

龙眼

何缘唤作荔枝奴

未进庭院，先见一株高大树木在门前，抬头望去，一个个硕大如冬瓜的波罗蜜挂在枝头，这是海南乡村常见的情景。许多成长于海南乡村的人，总是难忘童年那株高大的波罗蜜树。

单单从字音上看，波罗蜜这个名字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舶来品，但究竟何时传入海南却难探究。明代海南著名诗人王佐(字汝学)在《波罗蜜》一诗中写道：

硕果何年海外传，香分龙脑落琼筵。  
中原不识此滋味，空看唐人异木篇。



波罗蜜。 (陈永锵)

如此莹莹动人的水果，古人却给龙眼取了另一个名字——荔奴或荔枝奴，咸丰《琼山县志》中记载：“荔枝过则龙眼熟，故谓之‘荔奴’，言常随其后也。”还有说得更直接一些的：“言色味不敢与荔枝匹，或曰，荔枝过后，龙眼始熟，故名。”

除了成熟的时间紧随其后，龙眼自身也和荔枝有太多相似之处，一样拥有晶莹剔透的果肉，一样的甜润。难怪古人们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。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李纲曾被贬海南，虽然他只待了三天，但也对南方的水果印象深刻。他写过一首《即事》：

荔枝红紫已交加，龙眼新来又著花。  
便欲谋居不须去，咀冰嚼雪过年华。  
对龙眼的喜爱，让古代文人骚客不吝在诗词中对它赞美，明代文人王象晋也是著名的农学家，对水果的点评应该说是专业的，他在《龙眼》一诗中写道：

何缘唤作荔枝奴，艳冶丰姿百果无。  
琬液醇和羞沆瀣，金丸璀璨玑珠。

好将姑射仙人产，供作瑶池玉母需。  
应共荔丹称伯仲，况兼益智策勋殊。

在王象晋看来，龙眼和荔枝至少也是伯仲之间。还有许多人为“荔奴”这个称呼替龙眼抱不平，清代吴玉麟也曾写过一首《龙眼》，直言“未许荔称奴”，似要为龙眼正名。

黄里裹冰肤，累累若贯珠。  
谁将龙刮目，未许荔称奴。

益智神能健，清心暑可驱。  
更怜嘉树荫，霜雪总无殊。

宋代谪琼名臣李光所作的一首诗，将龙眼比作珍珠，暗示龙眼的珍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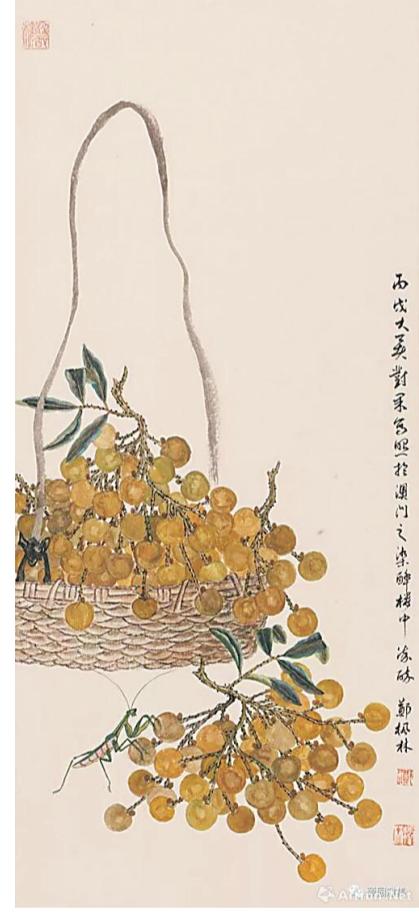
《文昌陈令寄龙眼甚富》  
不美蒲萄马乳寒，品流须着荔支间。

幽人倾觉空囊富，合浦明珠一夜还。

这首诗先说尝龙眼的滋味，与葡萄、荔枝比较，接着说它的形状如同大粒的珍珠。李光此时已被贬多年，囊中羞涩，如今陈县令寄来这么多龙眼给他，让他自觉像得了很多珍珠，一下子富裕了起来，这整首诗幽默风趣，值得玩味。

# 琼地珍果赋 华章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

龙眼。(郑枫林)



硕果累累。(陈德雄)

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

食柑

宋 苏轼

坐客殷勤为收子，千奴一掬奈吾贫。  
清泉菽菽先流齿，香雾霏霏欲噀人。  
一双罗帕未分珍，林下先尝愧逐臣。苏轼改称海漆  
(注：桃金娘古代称捻子，曾被教唆诸生酌椰酒，遂涂布地引儿啜。)  
一官虽远未为贫，海漆花开岛上春。  
明 何绛

苏轼改称海漆

(注：桃金娘古代称捻子，曾被教唆诸生酌椰酒，遂涂布地引儿啜。)

甘随苦后知何似？不独余甘橄榄同。  
明 王佐

版翁岩间商辅相，钓渔城下汉英雄。

纷纷青子落红盐，正味森森苦且严。

诗得微甘回齿颊，已输崖蜜十分甜。

世间珍果更无加，玉雪肌肤罩绿纱。

杨桃，也

称洋桃或阳桃，别名五棱子或五敛子。在清代咸丰《琼山县志》中记载，“洋桃，种自大洋来，有甜、酸二种，树高二三丈，花红色，实五瓣，然亦有六瓣、七瓣者。始产于中，今琼地亦处处有之。”

杨桃因为有五条棱，所以被称为五棱子，这个称呼大文豪苏东坡就曾用过。他曾在《次韵正铺同游白水山》(节选)一诗中写道：

糖霜不得蜀客寄，荔支莫信閩人夸。  
恣倾白蜜收五棱，细嚼黃土载三桠。

杨桃。(王影)

一种天然好滋味，可怜生处是天涯。

椰风海韵是许多游客对海南的最直观印象，椰子也是海南的一个靓丽名片。椰子树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海南已无法考证，但椰子的形象确实很早就出现在了古人的诗文当中。

陈良秋《中国椰子史略》一文介绍，中国最早提及椰子的文献是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沙棠栎槠，华枫枰栌，留落胥邪，仁频并闾……”胥邪即是椰子。唐代沈佺期也有诗咏椰子树：

《椰子树》  
日南椰子树，香袅出风尘。  
丛生调木首，圆实槟榔身。  
玉房九霄露，碧叶四时春。  
不及涂林果，移根随汉臣。

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，用语隽秀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椰子树出尘的风姿与仙露佳品一样的果实。末联悲叹椰子树如此好的一棵树，却无法栽植朝廷所在之地，实为自己满腹才华却得不到朝廷的赏识，表达了诗人被流贬后的苦闷心境。

到了宋代，椰子又有了另一层的意象供文人们使用。先看爱国诗人陆游所写的一首诗：

《晚过保福》  
堂静僧闲普请疏，炉红毡暖放参余。  
莲花池上容投社，椰子身中悔著书。  
茶试赵坡如泼乳，芋来犀浦可专车。  
放翁一饱真无事，拟伴园头日把租。

为何会有“椰子身中悔著书”的说法？这来源于一个佛学典故，唐朝江州刺史李渤曾问智常禅师：“经书中所讲的‘须弥山容纳芥子’，对此我没有异议，但是‘芥子容纳须弥山’一语，该不会是虚妄之谈吧？”

智常禅师微微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人家说你‘读书破万卷’，是真的吗？”李渤说是。智常禅师于是说：“摩顶至踵如椰子大，万卷书向何处著(附着)！”李渤有所醒悟，不由地点头。于是后来就用“椰子身”比喻人身微小。

陆游这里所说的“椰子身中悔著书。”也有点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的意味，如果不是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何以要以小小的身躯担起偌大的家国责任，而不是做个“一饱真无事”的“放翁”？

到了明代，海南文化前所未有地昌盛，不少本土的文人雅士写下不少咏椰诗，最为出名的属丘濬写过的《椰林挺秀》：

千树柳柳食素封，穹林遥望碧重重。  
腾空直上龙腰细，映日轻摇凤尾松。  
山雨来时青靄合，火云张处翠荫浓，  
醉来笑吸琼浆味，不数仙家五粒松。

其实杨桃传入海南也很早，现存最早的海南地方志正德《琼台志》就对其有记载。明代海南名士钟芳曾有诗咏杨桃花，这首《杨桃花》写出了在幽僻之处独自绽放的杨桃花，仿佛是诗人的自喻。

《杨桃花》  
花发缠枝碧玉枝，疏风时复露胭脂。  
莫嫌幽僻轻颜色，秋深藏深亦一奇。

清代屈大均所著的《广东新语》中还有记述，杨桃“以糯米水浇则甜，名糯羊桃。广人以为蔬，能辟炭疽之毒。中蛊者，捣自然汁饮，毒即吐出，肺之，或白蜜渍之，持至北方，不能水土与疟者，皆可治。”这里写出了杨桃的不少民间妙用，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及偏远的海南，杨桃的作用可能早已超出了水果的范畴。■

诗得微甘回齿颊，已输崖蜜十分甜。

世间珍果更无加，玉雪肌肤罩绿纱。

杨桃，也

称洋桃或阳桃，别名五棱子或五敛子。在清代咸丰《琼山县志》中记载，“洋桃，种自大洋来，有甜、酸二种，树高二三丈，花红色，实五瓣，然亦有六瓣、七瓣者。始产于中，今琼地亦处处有之。”

杨桃因为有五条棱，所以被称为五棱子，这个称呼大文豪苏东坡就曾用过。他曾在《次韵正铺同游白水山》(节选)一诗中写道：

糖霜不得蜀客寄，荔支莫信閩人夸。  
恣倾白蜜收五棱，细嚼黃土载三桠。

杨桃。(王影)

一种天然好滋味，可怜生处是天涯。

椰风海韵是许多游客对海南的最直观印象，椰子也是海南的一个靓丽名片。椰子树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海南已无法考证，但椰子的形象确实很早就出现在了古人的诗文当中。

陈良秋《中国椰子史略》一文介绍，中国最早提及椰子的文献是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沙棠栎槠，华枫枰栌，留落胥邪，仁频并闾……”胥邪即是椰子。唐代沈佺期也有诗咏椰子树：

《椰子树》  
日南椰子树，香袅出风尘。  
丛生调木首，圆实槟榔身。  
玉房九霄露，碧叶四时春。  
不及涂林果，移根随汉臣。

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，用语隽秀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椰子树出尘的风姿与仙露佳品一样的果实。末联悲叹椰子树如此好的一棵树，却无法栽植朝廷所在之地，实为自己满腹才华却得不到朝廷的赏识，表达了诗人被流贬后的苦闷心境。

到了宋代，椰子又有了另一层的意象供文人们使用。先看爱国诗人陆游所写的一首诗：

《晚过保福》  
堂静僧闲普请疏，炉红毡暖放参余。  
莲花池上容投社，椰子身中悔著书。  
茶试赵坡如泼乳，芋来犀浦可专车。  
放翁一饱真无事，拟伴园头日把租。

为何会有“椰子身中悔著书”的说法？这来源于一个佛学典故，唐朝江州刺史李渤曾问智常禅师：“经书中所讲的‘须弥山容纳芥子’，对此我没有异议，但是‘芥子容纳须弥山’一语，该不会是虚妄之谈吧？”

智常禅师微微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人家说你‘读书破万卷’，是真的吗？”李渤说是。智常禅师于是说：“摩顶至踵如椰子大，万卷书向何处著(附着)！”李渤有所醒悟，不由地点头。于是后来就用“椰子身”比喻人身微小。

陆游这里所说的“椰子身中悔著书。”也有点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的意味，如果不是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何以要以小小的身躯担起偌大的家国责任，而不是做个“一饱真无事”的“放翁”？

到了明代，海南文化前所未有地昌盛，不少本土的文人雅士写下不少咏椰诗，最为出名的属丘濬写过的《椰林挺秀》：

千树柳柳食素封，穹林遥望碧重重。  
腾空直上龙腰细，映日轻摇凤尾松。  
山雨来时青靄合，火云张处翠荫浓，  
醉来笑吸琼浆味，不数仙家五粒松。

其实杨桃传入海南也很早，现存最早的海南地方志正德《琼台志》就对其有记载。明代海南名士钟芳曾有诗咏杨桃花，这首《杨桃花》写出了在幽僻之处独自绽放的杨桃花，仿佛是诗人的自喻。

《杨桃花》  
花发缠枝碧玉枝，疏风时复露胭脂。  
莫嫌幽僻轻颜色，秋深藏深亦一奇。

清代屈大均所著的《广东新语》中还有记述，杨桃“以糯米水浇则甜，名糯羊桃。广人以为蔬，能辟炭疽之毒。中蛊者，捣自然汁饮，毒即吐出，肺之，或白蜜渍之，持至北方，不能水土与疟者，皆可治。”这里写出了杨桃的不少民间妙用，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及偏远的海南，杨桃的作用可能早已超出了水果的范畴。■

诗得微甘回齿颊，已输崖蜜十分甜。

世间珍果更无加，玉雪肌肤罩绿纱。

杨桃，也

称洋桃或阳桃，别名五棱子或五敛子。在清代咸丰《琼山县志》中记载，“洋桃，种自大洋来，有甜、酸二种，树高二三丈，花红色，实五瓣，然亦有六瓣、七瓣者。始产于中，今琼地亦处处有之。”

杨桃因为有五条棱，所以被称为五棱子，这个称呼大文豪苏东坡就曾用过。他曾在《次韵正铺同游白水山》(节选)一诗中写道：

糖霜不得蜀客寄，荔支莫信閩人夸。  
恣倾白蜜收五棱，细嚼黃土载三桠。

杨桃。(王影)

一种天然好滋味，可怜生处是天涯。

椰风海韵是许多游客对海南的最直观印象，椰子也是海南的一个靓丽名片。椰子树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海南已无法考证，但椰子的形象确实很早就出现在了古人的诗文当中。

陈良秋《中国椰子史略》一文介绍，中国最早提及椰子的文献是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沙棠栎槠，华枫枰栌，留落胥邪，仁频并闾……”胥邪即是椰子。唐代沈佺期也有诗咏椰子树：

《椰子树》  
日南椰子树，香袅出风尘。  
丛生调木首，圆实槟榔身。  
玉房九霄露，碧叶四时春。